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四十

唐 張守節 撰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尺證反）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

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三曰彭祖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上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以妘姓處其地是為鄶國為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

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潁容六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

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粵至于鄂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

為越章王（即上鄂王紅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譙周言摯有疾此言殺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

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

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

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里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鄉即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荆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

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是也勿反下音桓楚叛也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二十六年滅英英國作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音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

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

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芈芈亡爾反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

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允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也）足以

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

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王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獘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

王曰共王名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

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
夏啟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
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
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
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
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
七月楚以諸侯兵代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

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露藍蔞以處草

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羮括地志云不羮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西不羮者也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予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予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名陵縣西十里者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

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荆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

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青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為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芉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左傳云夏五月癸丑王縊

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

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左傳云埋璧於大室之庭杜預云大室祖廟也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

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
絶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
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
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
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
盡親叛可為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為羈終世

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

國以為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以惠懷棄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

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棄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郹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郹蔡邑也郹古覓反取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胥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于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于王王益稍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襄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

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城父又誤也傅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見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穎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别耳

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名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名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功令司

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

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以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畀梁畀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畀梁人畀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

滅界梁吳王闔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誅無忌以說

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偃姓皋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今洪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陳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

走鄖走音奏鄖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

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鄀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

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括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滅胡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

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内也河黄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名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

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往迎也閉塗防備外泄也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鄰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襃信東南三十二里襃信本漢鄎縣之地後漢分鄎置襃信縣在今襃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刼惠王置之高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周定王二

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楚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邱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邱故城在兖州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

田嬰敗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之必用矣復博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閒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城縣西南三十里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

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

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齊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令使使者從儀西

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悦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絶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絶齊則秦計不為先絶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

患北絶齊交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絶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

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絶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逄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

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
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
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
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
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
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
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
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

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懐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懐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

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

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

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河蒲河西黄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莫葛反後同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

約與黄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懐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

盟于黄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妻父曰十七年父曰姻重姻曰王兩婚相謂曰婭所從相親久矣而令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

絕秦之驩心於是佺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

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越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

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illegible]漢置析之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使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括地志伊門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

旦之命頃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

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鶬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圉音語城在汴州雍邱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鄭

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倶遠射雍邱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書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鄭元云綪風也江汚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繳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郯國大梁已了乃收弋弋繳於蘭臺恒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山乘山嶺之上築

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朝射東莒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琅邪括地志云琅邪邪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則長城之東收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定從親也而北達於燕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言燕無山河之限也三國布𦁝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

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括地志云故鄳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鄳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山東河內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

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

周郊地以便輸而南歸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

塞鄒魯之心交絕於秦楚本與齊韓和代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

踞䲭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代周收祭踞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踞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踞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二

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荆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

元年納州於秦以平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大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

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歳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

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正義卷四十

史記正義卷四十一

唐 張守節 撰

越世家第十一　史記史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于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

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上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

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

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界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界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乎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

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

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
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
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
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
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
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

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
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
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
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
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
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
承其獘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
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

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

王王不倫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
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
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
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
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
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
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

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黄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獘輕鋭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

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令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幎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

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帛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利器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獘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

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

安陳令陳州也上蔡令豫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言韓魏與楚隣令合越合於二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復守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鄭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

析酈宋胡之地酈音擿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州圖副云鄧州内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内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内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國襄王控霸南土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嶢武二關之道也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及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

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巴巫黔中千餘里不

（僻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僻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龎長沙（復扶富反言令越北欲鬬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龎長沙竟陵澤也龎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也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

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君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

天連歷紀千一至黄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户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户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事越王勾踐既苦心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

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家居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

止于陶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二十五里以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家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

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

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

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

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盛弘之荆州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户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于陶山之陽妝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

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正義卷四十一

史記正義卷四十二

唐 張守節 撰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

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

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名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止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

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歳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内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奔鄢鄢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鄢頭有村多方家舊作鄢音偃杜預

云鄢令鄢陵也鄢潰段出奔共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疑許州臨潁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故老云是潁考叔之故居即酈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

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

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

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四十三年鄭

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

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

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

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

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

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

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

公秋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
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
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
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
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
鬭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
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我不如往往何

遂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名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

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於櫟七年

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名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

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

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

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

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

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名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

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

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
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
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從還
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
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
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
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楊字子虎誆楚令
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楊而獻楚楚王厚賜與

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楊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楊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楊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君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楊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

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
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
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
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
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
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
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
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于

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

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
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
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
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
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
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
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

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於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為唐杜氏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地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為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

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

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

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
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
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
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
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
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
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

子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洧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

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邱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

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内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正義卷四十二